

一河漕水载乡愁，半生风雪忆窑湾

王庆新

这些年走南闯北，看过无数江河古镇、水乡烟村，风景各有千秋。可真正沉落心底、岁岁年年放不下的，唯有故土苏北窑湾。

窑湾是一座稳稳骑在大运河脊背上的千年古镇。老话讲，河兴则镇兴，河衰则镇寂。若无京杭大运河千年奔流滋养，便没有窑湾绵延不绝的烟火，没有它饱经风霜的市井风华，更没有一代代窑湾人临水而居、依河而生的寻常岁月。这一河滔滔漕水，是古镇扎根千年的血脉根基，是水乡独有的灵魂气韵。儿时听熟的运河旧事、岸边烟火、舟船帆影，顺着潺潺流水，深深镌刻进我的骨血，成为一生无法磨灭的故土印记。

窑湾静卧大运河与骆马湖交汇之地，三面临水，依河成型。水道穿镇而过，让这片寻常村落慢慢成长为南北漕运咽喉，成为苏北、鲁南重要的水陆码头。南北商船日夜穿梭，八方商贾云集，舟楫往来，货物集散，造就了古镇数百年的繁华盛景。

年少懵懂时，我不懂何为漕运枢纽，眼里心里只有家门口日夜流淌的河水。盛夏晚风轻柔，河畔石阶微凉，村里的老人摇着蒲扇闲坐岸边，慢悠悠讲起窑湾的百年过往。旧时码头千帆林立、舟船夜泊的旧事，伴着潺潺水声、习习晚风，温柔填满了我的童年。

老一辈窑湾人常说，古镇的繁华，市井的烟火，寻常百姓的生计，皆是大运河慷慨滋养出来的。

明清鼎盛之际，窑湾水道帆影连片、舟楫不绝，素有“日过桅帆千杆，夜泊舟船十里”的盛景。南北行船至此转弯缓行、停靠休憩。江南的丝绸、茶叶、瓷器顺着流水北上，北方的粮油、布匹、山货沿着河道南下，都在这座小镇汇聚流转。运河带来商贸喧嚣，也让窑湾兼容南北风物，养育出一方开放包容、温润豁达的民风品性。

最难忘儿时的盛夏。那时运河水草丰茂，鱼虾成群，每到午后暑气渐消，我便约上三五伙伴，赤脚踩上温热河滩，提着竹篓，在浅滩静水处摸鱼捉虾。河水干

净透亮，一眼见底，游鱼穿梭，小虾嬉戏，随处可见圆润的河蚌贴在水底。我们俯身探入水中，追着游鱼嬉闹，河滩上满是清脆的笑声，水花溅得满身都是。

常常玩得尽兴忘形，只顾追逐那尾最灵动的鲫鱼，脚下软泥一滑，整个人便扑进浅水里。挣扎着爬起身，满头满脸、浑身衣裤都糊着黑黢黢的河泥，活脱脱一个泥猴，篓里摸来的鱼虾也趁乱逃走大半。

夕阳西下，暮色漫过河堤，我们提着寥寥收获踏着余晖归家。村口炊烟袅袅，远远便看见母亲立在巷口，手里攥着扫帚苗子，眉眼一沉：“又私自下河？看你一身泥猴样！”嘴上 is 嗔怪，心底却是牵挂。刚跨进家门，温热的井水早已备好，换下的脏衣裳静静搁在一旁。夜里安静下来，院子里只剩搓衣板“哗啦哗啦”的声响，一直响到月亮爬高。

少年嬉闹的笑声、河水的叮咚、母亲的嗔骂与搓衣声，拼凑成我童年最纯粹的水乡记忆。半生远行，踏遍大漠戈壁，再也遇不到那般清澈的河水，再也寻不回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，更再也听不见巷口那一声藏着心疼的唠叨。

岁月流转，千帆竞渡的漕运码头早已归于宁静，但运河古镇的温润气韵依旧留存。青石板路沿河蜿蜒，幽深老巷藏尽沧桑，临水老屋黛瓦斑驳、木窗古朴，一砖一瓦都沉淀着时光的温度。清晨薄雾漫过河面，水波轻拍石堤，岸边乡亲浣衣闲谈，水声、笑语、鸟鸣温柔相融，是窑湾独有的人间烟火。

年少时，我总爱沿堤奔跑，看河水滔滔东去，看朝阳铺洒河面、碎金荡漾，看堤岸垂柳依依。那时只觉这条大河辽阔绵长，能载着舟船去往江南、去往远方。从没想到，多年后的自己会背向流水、辞别故土，远赴万里之外的西北边关。

千年漕水滋养的，不止古镇的商贸文脉，更淬炼了窑湾人的温润风骨。依河而生、伴水而长的窑湾人，心性如同运河流水般宽厚通透。旧时南腔北调的商贾

旅人汇聚于此，南北风俗交融碰撞，让古镇从不封闭狭隘，既有着北方水土养育的敦厚踏实，又有水乡浸润的灵秀柔和。这份兼容质朴的品性，是大运河馈赠给每一位窑湾儿女最深沉的底色。

青年意气铮铮，我一身戎装奔赴新疆边关，大漠长风浩荡，戈壁落日苍茫，一守便是二十二载军旅春秋。服役期满，依旧眷恋边疆热土，便扎根天山脚下、戈壁荒原。数十年间走遍西北山河，可他乡再美的风光，终究只是眼底风景。唯有窑湾的一河一水、一巷一瓦，才是刻在骨血里的归途。他乡江河万千，皆为风景；窑湾一河漕水，才是心安。

无数个夜深人静的时刻，脑海最先浮现的，永远是门口缓缓东流的河水、老街巷袅袅升起的炊烟、儿时河畔摸鱼的光景，还有母亲在巷口唤我回家的声音。离家越远，岁月越久，心底的乡愁愈发绵长厚重。

回望漫漫半生，愈发笃定，这条千年大运河成就了窑湾的前世今生，也是所有在外游子根植心底的最深乡愁。如今归乡小住，伫立河畔，千年运河依旧东流不息。历经修缮，古镇古韵犹存、新景盎然。青砖黛瓦沉淀千年厚重，老街深处偶尔飘来油墩子的香甜气息。时有孩童赤脚跑过巷陌，手里拎着塑料袋，袋里几尾小鱼轻轻扑腾。那活泼的姿态、天真的神情，像极了年少的我。一时恍然失神，总想开口唤住那孩子，轻声问一句：贪玩迟归，回家晚了，你母亲会不会也嗔怪你？

山河岁岁变迁，人事匆匆更迭。不变的是奔流不息的漕河水，不变的是古镇绵延的文脉风骨，不变的是窑湾儿女根植心底的故土眷恋。

一河漕水载岁月，半世风尘忆故里。此生有幸，生于窑湾，长于漕水之畔。一身戎装守边疆，半生风尘忆故乡。一河漕水滋养初心，半生乡情安放余生。身在天山，心寄骆马湖畔。惟愿运河岁岁安澜，古镇烟火不息，故土山河无恙，岁岁风华常青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第二十一章

天色微亮，宗婉儿与东方长年正坐在椅子上熟睡。突然有一名白鹤门的弟子跑了进来，口中高声叫道：“禀报二位尊使，掌门已经来到寨外了。”

林氏姊妹闻言突地站起，口中笑道：“掌门师尊终于到了，我们快些去迎接。”

赵氏姊妹起身道：“我们姊妹二人也有许多时日未见过令师了，今日当真有幸，正好一睹她老人家的风采。”吕思道：“月圣名扬四海，我正要去拜访。”

宗婉儿被惊醒后扭着东方长年的耳朵道：“快些醒醒！月圣到了，我们也去瞧瞧热闹。”

吕思向刘彩鸾瞧去，刘彩鸾向他微笑道：“你们去迎接月圣前辈吧，我在此等候。”吕思点头答道：“公主且稍后，我们去迎接月圣前辈。”说完随同林氏姊妹等人大步向寨外迎去。

吕思来到大寨门外，远远瞧见有一队人马正缓缓走来，队伍绵长不下三百人。

林雪喜形于色，指向白衣女子介绍道：“骑着白马之人便是我们的掌门师尊。”

队伍来到近前时，林晓、林雪迎上前去道：“诸位堂主辛苦啦！”马上十余名男子纷纷下马，笑道：“二位尊使辛苦。”说完将马儿分别牵向两侧，留出一条通道。

林晓、林雪以及硕鼠居无定跪倒在地向白衣女子叩头，分别呼道：“参见掌门！”“参见掌门师尊！”

吕思知道此人便是月圣秦苏蓝，因此仔细打量起来。只见她头绾发髻，蓝帕包头，身着一袭蓝衫，蓝衫上绣着几只白鹤。生得肤色白皙，天庭饱满，弯眉秀目，竟如二十余岁少女一般。

秦苏蓝瞧向赵氏姊妹道：“惜容、惜颜，我们好久

没有见过面了。”赵惜容与赵惜颜上前参拜：“晚辈惜容、惜颜拜见前辈。”

秦苏蓝瞧向吕思道：“想必这位就是威震江湖的玉郎君吕思吧？”

吕思上前一步抱拳施礼道：“晚辈哪里承受得起。”秦苏蓝眼眸闪亮道：“吕公子不必计较江湖之中的流言，你的事情我略知一二。你身负血海深仇，又被仇家诬陷，若换作他人只怕心智早已迷失。我素闻公子之名，今日一见果然英姿非凡。”

秦苏蓝语速不急不缓，但是句句都触及吕思的心灵深处，让吕思顿生亲切之感。

秦苏蓝又瞧向宗婉儿与东方长年问道：“不知二位如何称呼？”吕思道：“前辈，这是我的妹子宗婉儿，她身边之人是东方长年。”秦苏蓝微笑道：“幸会！”宗婉儿与东方长年也抱拳还礼道：“幸会！幸会！”

秦苏蓝向林晓问道：“夏邑公主在大堂了吧？”林晓答道：“禀掌门师尊，她此时正在大堂等候。”秦苏蓝道：“我本是武林中人，原本不想见她，只是碍于许负的面子只有会一会她了。”林晓道：“掌门师尊大可以放心，若不是我们相救，她此刻早已死在北斗帮之手了。因此，我们歼灭北斗帮的计划无须瞒她。”

秦苏蓝轻斥一声道：“我说要瞒她了吗？”林晓急忙赔罪道：“弟子知错了，请掌门师尊责罚。”

秦苏蓝面色缓和道：“罢了，有些事情与你说不明白的，随我前去参拜这位公主吧。”（未完待续）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寒露，去田野走走

徐龙宽

故乡的秋，向来比城市来得早，也来得真切。我准回老家小住几日，踏上那蒙着一层细尘的乡路时，便觉得空气里已浮动着凉意了。这凉意是一种微润的、沁人的清凉，让人觉得很舒服。

村南端是一处广阔的场院，农忙时，这里堆满了小麦、玉米和大豆，农闲时则是村里唱大戏的地方。年少时，我曾在这里追蜻蜓、捉迷藏，也在每一个寒露前后的清晨，踏着湿重的草鞋，看谷子穗如何一日日垂下它谦逊的头颅。稻子已半黄，大片大片地铺展着，风过时便掀起簌簌的波浪。近看，每一株穗头上皆缀着细密的水珠，排列得极整齐，这便是露水了。露水这东西，太阳一照便消尽了，故而须得趁早来看。古人说“白露为霜”，其实不然，霜是后来的事，此刻的露，只是露，是秋的信使，温和地宣告着炎夏的溃退。

田边野草亦沾满了露水。狗尾草、蒲公英、蓼蓝，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，皆低垂着，显得格外温顺。我伸手拂过，掌心顿时一片湿凉。忽然想起少时常与玩伴们于清晨赤脚奔跑于田埂上，裤脚被露水打得精湿，回家总免不了一顿斥责，然而第二日依旧如此。

太阳渐高，露水开始消散。稻叶上的银珠一颗颗萎缩、消失，仿佛被无形的手拭去。田野的深绿与金黄愈发鲜明起来，村庄升起袅袅炊烟，与薄雾交融在一起。几个农人扛着锄头走来，向我投来好奇的目光，或许认出我是那个在外谋生的孩子，或许没有。他们的脸上刻着风霜，却也透着一种与土地相关的镇定。

我之所以在此刻归来，大抵是因这寒露时节的田野，藏着一份永恒的安宁。它不因人的离去而荒芜，不因时代的更迭而变迁。它只是依着节气的指令，默默地黄了又绿，绿了又黄，如同一位沉默的长者，守护着天地间最朴素的真理。

此刻，故乡的秋意，正浓，冬天的脚步，渐近。